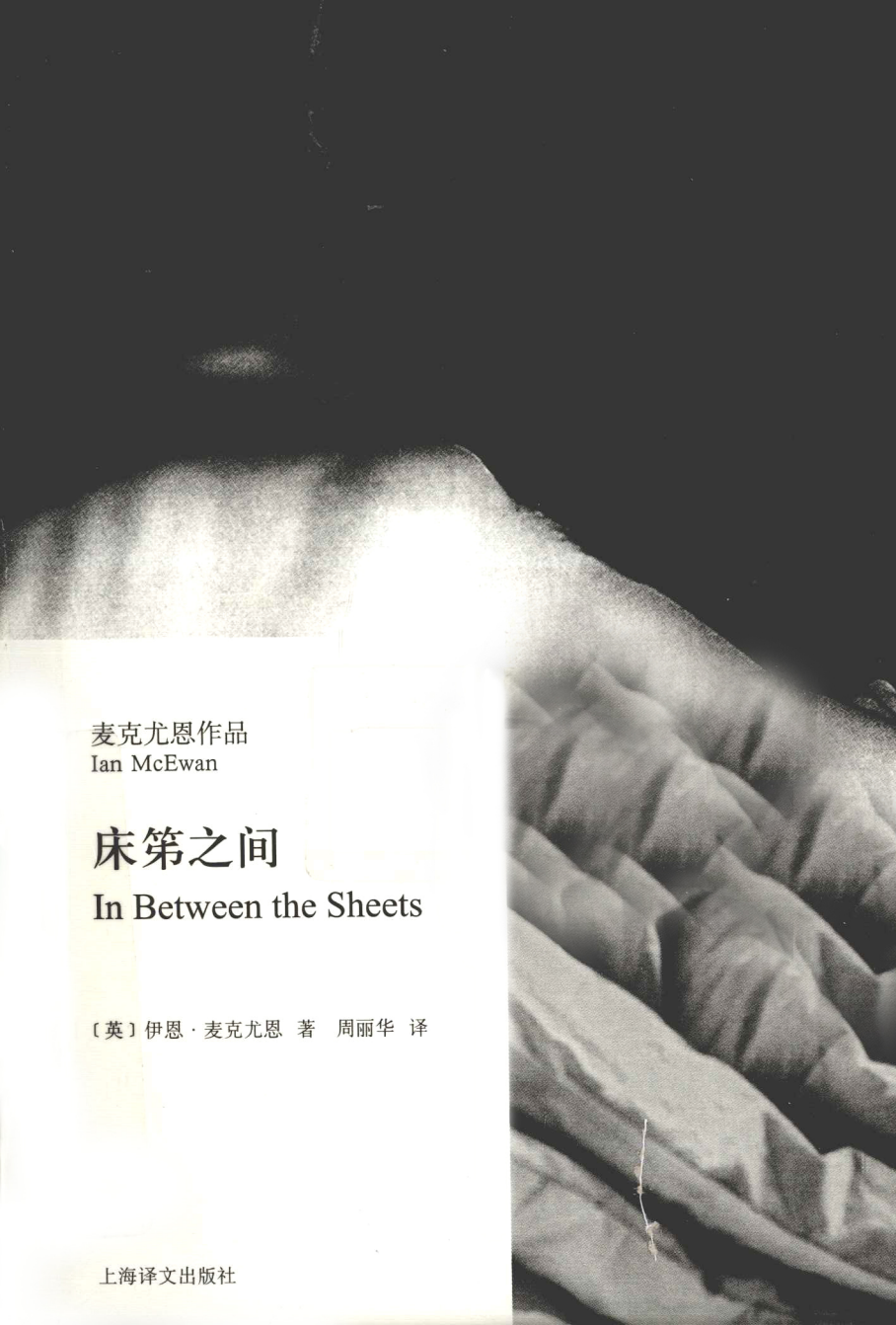




麦克尤恩作品
Ian McEwan

床第之间
In Between the Sheets

〔英〕伊恩·麦克尤恩 著 周丽华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麦克尤恩作品
Ian McEwan

床第之间
In Between the Sheets

〔英〕伊恩·麦克尤恩 著 周丽华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床第之间/(英)麦克尤恩(McEwan, I.)著;

周丽华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0. 12

(麦克尤恩作品)

书名原文: In Between the Sheets

ISBN 978-7-5327-5182-2

I. ①床... II. ①麦... ②周...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61679 号

Ian McEwan

In Between the Sheets

Copyright © 1978 by Ian McEwa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D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0 SHANGHAI TRANSLATION

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08-534 号

床第之间

In Between the Sheets

伊恩·麦克尤恩 著

周丽华 译

责任编辑 冯 涛
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7 插页 5 字数 85,000

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-10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5182-2/I · 2954

定价: 28.00 元

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36162648

目录

色情	1
一头宠猿的遐思	27
两碎片：星期六和星期天， 三月，199 -	51
既仙即死	81
床第之间	107
一来一去	133
心理之城	149
床第之间是荒原（代跋）	189

色情

奥博恩穿过索霍市场向布鲁尔街他哥哥的店里走去。一小堆顾客在里面翻动杂志，哈罗德站在角落里高出地面的台子上，透过圆卵石般的厚镜片望着他们。哈罗德身高不到五英尺，穿增高鞋。在成为他的雇员前，奥博恩总是叫他小矮子。他肘边的一个微型收音机播放着下午赛马会的实况，声音刺耳。“哦，浪子弟弟……”哈罗德不无嘲弄地说，一双被镜片放大的眼睛随着每个辅音眨动。他越过奥博恩的肩头望去。“先生们，这些杂志全都是卖的。”那些读者们不自在地动了动，像受到打扰的梦中人。一个人把杂志放回去，然后走出了店门。“你到哪里了？”哈罗德压低声音问。他从台子上走下来，穿上外套，瞪着奥博恩，等待一个回答。小矮子。奥博恩比他哥哥小十岁，他厌恶他和他的成功，但现在却奇怪地想得到他的嘉许。“我有个

约，不是吗？”他安静地说，“我染上淋病了。”哈罗德感到愉快了。他伸出手来调侃似的捶了下奥博恩的肩。“报应吧。”说着咯咯怪笑了一声。又一个顾客溜出了店门。哈罗德在门道里喊道：“我五点钟回来。”奥博恩笑着看他哥哥离开。他把大拇指勾进牛仔裤里，逡巡着走向那一小堆人。“先生们想要什么？这些杂志都是卖的。”他们立刻在他面前如鸟兽散，忽然间店里只剩下他一人。

一个五十来岁的丰满女人站在一块塑料浴帘前，赤裸着，只穿着短裤，戴有面罩，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侧，一只手夹了一支闷燃的烟。本月人妻。“因为面罩和床上那块厚橡胶垫，”安多弗的约翰写道：“我们从未回头看。”奥博恩玩了会收音机，然后又把它关掉。他有节奏地翻动着杂志，停下来看读者来信。童男一名，未割包皮，未有卫生措施，明年五月就四十有二，不敢褪开包皮，怕被看到的東西吓到。我梦到过那些可怕的虫子。奥博恩大笑着叉起两腿，他把杂志放回去，又抄起收音机，飞快地一开一关，放出一些意义不明的断裂音节。他在店里走动，把架子上的杂志摆正。他站到门边，望着被塑料斑马线的彩带分割的湿漉漉的街道发呆。他一遍一遍地哼着一个循环往复的小调。

然后他回到哈罗德的台子上，打了两个电话，都是打去医院的，第一个找露西。但德鲁护士长在病房里正忙，不能来接电话。奥博恩留下一个口信说他今天晚上不能去看她了，明天会再打电话。他拨了医院的总机，这次要找的是儿童病房的实习护士谢泼德。“嗨，”保琳拿起电话时他说，“是我。”接着伸了个懒腰，倚到墙上。保琳是个沉默寡言的女孩，有次看一个讲杀虫剂灭蝴蝶的效果的片子时哭了起来。她想用她的爱挽回奥博恩。现在她笑了：“我早上一直在给你打电话，你哥哥没跟你说吗？”

“听着，我八点钟到你那里。”奥博恩说着，把听筒放了回去。

哈罗德过了六点才回来。奥博恩头枕在胳膊上，几乎睡着了。店里没有顾客。奥博恩只售出一本《美国婊子》。“这些美国杂志，”哈罗德边说边倒空收银柜里的十五英镑和一把银币，“还不错。”哈罗德穿了新茄克，奥博恩用手指赞赏地抚弄着。“七十八镑。”哈罗德说着，在鱼眼镜前挺了挺身子，眼镜闪了下光。“不错，”奥博恩说。“是他妈不错，”哈罗德说着开始关店门，“千万别太指望星期三。”

他伸手打开防盗报警器时，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星期三是个傻逼天。”现在奥博恩站在镜子前，察看嘴角一小道粉刺。“你还真不是开玩笑。”他附和道。

哈罗德的房子在邮政大楼脚下。奥博恩租了他一个房间。他们一起走着，一言不发。哈罗德不时瞥瞥旁边幽暗的橱窗里自己和新茄克的影子。小矮子。奥博恩说，“冷？是不？”哈罗德没说什么。几分钟后，他们走过一个酒馆，哈罗德推着奥博恩走进这个阴湿清冷的地方，说：“你惹上淋病了，我来请你喝一杯吧。”酒馆老板听到这话饶有兴趣地打量了一下奥博恩。他们每人喝了三杯威士忌，奥博恩为第四杯买单时，哈罗德说，“哦，对了，你正在搞的那两个护士中的一个打过电话过来。”奥博恩点头，擦了下嘴唇。停了一会哈罗德说：“你这方面很行啊……”奥博恩又点了点头。“那是。”哈罗德的茄克闪了闪。他伸手拿酒杯时，它吱扭作响。奥博恩不打算告诉他任何事情。他双手啪地一合。“那是。”他重复道，越过哥哥的肩头瞪着空空的酒馆。哈罗德又试探说：“她想知道你去哪里了……”“我肯定她问的。”奥博恩咕哝道，接着笑了。

保琳，矮而且少言，苍白没有血色的脸，被一道浓重的黑色刘海分割，眼睛很大，绿色的，目光警觉。她的公寓小又潮湿，和一个从不在那里的秘书合住。奥博恩十点以后才到。微醉，需要洗个澡冲掉最近缠绕在他手指上的那股淡淡的化脓气味。她坐在一个小木凳上看着他享受。有一下她探身过来碰触他身体破水而出的部位。奥博恩闭着眼睛，双手浮在体侧，四下里只有水箱里的滋滋声。保琳悄悄地起身去卧室拿一条白毛巾，奥博恩没听见她走开又回来。她再次坐下，一等可以，便迫不及待地揉搓起奥博恩潮湿平板的头发。“吃的弄糟了。”她不含怨意地说。汗珠汇聚在他的眼角，眼泪般顺着鼻子淌下来。保琳把手放在奥博恩戳出灰色水面的膝盖上。蒸汽在冰冷的墙壁上变成水，没有意义的几分钟过去了。“别介意，亲爱的。”奥博恩说着，站了起来。

保琳出去买啤酒和披萨，奥博恩在她的小卧室里躺下来等。十分钟过去了。他匆匆察看了一下干净而肿胀的尿道，穿上衣服，在客厅里不安地走动。保琳的那点藏书里没什么让他感兴趣的。没有杂志。他进到厨房找喝的。里面什么都没有，除了一块烤糊的肉馅饼。他把四周烧焦的

部分剔掉，边吃边翻看一本图片日历，吃完才记起他是在等保琳。他看了看表。她出去快半小时了。他飞快地站起来，身后的椅子被弄翻在地。在客厅里他停了一下，然后便决然走出公寓，顺手摔上前门。他急急忙忙地下楼，担心现在会遇到她，因为他已决定走了。但她就在那里，第二层楼梯的中间，有点气喘，怀里抱满瓶子和锡纸包。“你到哪里了？”奥博恩说。保琳在离他几个台阶处站住，脸颊不自在地仰在她那些物什上面，眼白和锡纸在黑暗中格外分明。“常去的地方关门了。我得走上几里远……抱歉。”他们站在那里。奥博恩不饿。他想走。他把大拇指勾进牛仔裤腰，头向着看不见的天花板伸了伸，然后低头看向等待着的保琳。终于他说：“哦，我正想走呢。”保琳朝上走，一边推开他一边轻声说：“傻子。”奥博恩转身跟随她，颇有些失望。

他倚在门道上，她扶正椅子。奥博恩摇头示意他不想吃保琳正在摆盘的那些食物。她给他倒了杯啤酒，又跪下来收拾地板上几星馅饼皮。他们坐在客厅里。奥博恩喝酒，保琳慢吞吞地吃，两个人都不说话。奥博恩喝光啤酒，把手放到保琳膝上。她没有转身。他欢快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她说：“没什么。”因被触怒而兴奋的奥博恩凑得更近，手臂搭过来护拢她的肩膀。“我们上床吧。”保琳忽然站了起来走去卧室。奥博恩坐着，双手交迭在脑后。他听保琳脱衣服，又听见床的吱呀声。他站起来，走进了卧室，仍然没有欲望。

保琳仰躺着，奥博恩迅速地脱掉衣服，在她身边躺下。但她并没像往常那样唤他，也没动。奥博恩抬臂想去摸她的肩，却只是让手重重地落在被子上。他们仰面而卧，愈感寂静。终于奥博恩决定给她最后一次机会。他一声咕哝，用胳膊肘支起身子，脸俯在她的上面。她眼里盈满泪水，凝视着别处。“出什么事了？”他用一种妥协的唱歌似的调子问。那双眼动了动，盯住了他的眼睛。“是你。”她简短地说。奥博恩躺回他那一边。过了一会儿语带威胁地说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然后站起来，立在她上面，跨过去走到房间另一边。“好吧那么……”他说。他把领带团成一团，寻找衬衫。保琳背对着他。但当他穿过客厅时，她表示反对的一声响似一声的嚎哭让他停下来转过身。全身雪白，穿着一袭棉睡衣的她站在卧室门道里，在空中，在这个相连空间的弧线上的每一点，就好像特技摄影师的推进器，

她在房间的那一边，也在他跟前，手咬指节，不停地摇头。奥博恩笑着，双手抱住她的肩膀。他心生原谅。两个人紧抱着走向卧室。奥博恩脱掉衣服，他们又躺下了。奥博恩仰卧，保琳的头枕在他肩膀上。

奥博恩说：“我从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”这个想法给予他深沉的安慰，他睡着了。半小时后他醒了。被一星期的十二小时轮班制耗尽精力的保琳也在他胳膊上酣睡。他轻轻地摇她，“嘿，”说着用力摇起来。她呼吸的节奏被打断了，开始动弹，他模仿着某部记不起来名字的电影，简洁地说，“嘿，我们还有事情没做呢……”

哈罗德很兴奋。奥博恩第二天近午时分回到店里，哈罗德拽住他的手臂，向空中挥舞一张纸。他几乎是在叫喊：“我找到办法了。我知道我该拿这个店怎么办了。”“哦，是吗。”奥博恩闷闷地应道，并用手指揉眼睛，直到那种无法忍受的痒变成一种可以忍受的痛。哈罗德搓着两只粉红的小手，飞快地解释：“我准备全卖美国杂志。今天早上我跟他们的代表在电话里谈过了。他们半小时内就会来这里。我要把那些尿他妈逼的玩意儿全都清掉。我打算以一本

4.5 镑的价格购入《佛罗伦萨之家》全系列。”

奥博恩穿过店堂走到摊着哈罗德夹克的椅子边。他穿上它。当然太小了。“我想把这里改名为‘泛大西洋书店’。”哈罗德说。奥博恩把夹克往椅子上一抛，但它滑到了地上，像一条充气塑料蛇一样瘪了下去。哈罗德把它拣起来，不停地说下去。“我如果做《佛罗伦萨》的专营店，就可以拿到特别的折扣，而且，”他呵呵一笑，“他们会为那个破霓虹灯牌付钱。”

奥博恩坐下来打断了他哥哥。“你要抛售多少充气女模？地下室里还有二十五个那样的笨玩意呢。”哈罗德却在往两个杯子里倒苏格兰威士忌。“他们半小时之内就会过来。”他一边重复一边递给奥博恩一杯。“大生意啊。”奥博恩说着呷了一口。“我想让你今天下午开货车去趟诺伯里取下货，我想立刻开始。”

奥博恩拿着酒杯郁闷地坐着，他哥哥吹着口哨，在店里忙活。一个男人走进来，买了本杂志。“瞧，”那个顾客还在颗粒安全套前流连时，奥博恩酸溜溜地说：“他就买了英国的不是？”那人羞愧地转身走了。哈罗德走过来蹲在奥博恩的椅子边，用对一个婴儿解释性交的口气说：“我在做

的是什么呢？75 分的 40%。30 分。他妈的 30 分。在《佛罗伦萨之家》上我能赚 4.5 英镑的 50%。而这，”他的手在奥博恩膝盖上轻轻一按，“就是我所说的生意。”

奥博恩把空酒杯在他哥哥眼前晃了晃，耐心地等他把它加满……小矮子。

《佛罗伦萨之家》的仓库是一个废弃的教堂，在诺伯里区布瑞克斯顿一边的一条狭窄的阶地巷。奥博恩走进主廊道。西首用石膏灰泥建了一个粗糙的办公室和等候室。洗礼盆作了等候室的大烟缸。一个染蓝色头发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坐在办公室里打字。奥博恩敲了敲滑道窗，她没理他，接着站起来把玻璃窗格滑到一边。她接过他推过来的定单，用毫不掩饰的厌恶神情斜了他一眼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最好等在这里。”奥博恩在洗礼盆旁边跳了几下象征性的踢踏舞步，梳了梳头发，哼起了那循环小调。忽然一个穿着棕色外套的干缩男人来到他身边，拿着书写板。“泛大西洋书店？”他问。奥博恩耸了耸肩，跟在他后面。他们沿着钢制书架中间的狭长甬道慢慢朝前走，老人推着一辆大滑轮推车，奥博恩背着手走在前面一点。每走几码，那个仓库管

理员就停下来，没好气地喘着，从书架上举起一大摞杂志。推车里的货逐渐增多。老人粗重的呼吸声在教堂里回响。在第一条甬道的末尾，他在推车上坐下来，坐在一堆堆整齐的杂志间，对着一张纸巾咳了大约一分钟，然后小心地将里面绿色的沉甸甸的内容包好，折叠起来放进口袋。他对奥博恩说：“来，你年轻。你来推这玩意吧。”奥博恩说：“你他妈自己推吧。这是你的工作。”然后递给老人一根烟，为他点着。

奥博恩朝书架上点了点头。“你在这里很读了些书吧。”老人一说就来气地感叹说，“这些都是垃圾，应该被禁掉。”他们继续往前走。最后，他签发票的时候，奥博恩说：“你今晚和谁躺一起？办公室里那位女士？”仓库管理员被逗乐了，像打铃一样咯咯笑起来，接着却演变成了一阵咳嗽。他虚弱地靠着墙，一等恢复得差不多了，便意味深长地眨了下含泪的眼睛。但奥博恩已经转身，推着杂志向货车走去。

露西比保琳大十岁，有点丰满。她的公寓宽大又舒适。她是个护士长，而保琳不过是个实习护士。她们互相不知